

一个

狗子 / 著

啤酒主义者

的独白

华夏出版社



一个
啤酒主义者
的独白

狗 子

华夏出版社

狗子 / 著

一个
啤酒主义者
的独白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/狗子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5080-2335-8

I. 一… II. 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826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8.75 印张 130 千字

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6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策 划 / 博 库
责任编辑 / 朱利国 李立玮



狗子，男，1966年生于北京，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，干过摄像、报刊编辑，现为自由撰稿人。原名贾新棚，狗子是外号。用它做笔名，一是表达对那些叫我狗子的混混儿们的尊重，二是厌恶流行笔名中的那种“文雅”，已出作品有《一个寄生虫的愤怒》。

封面绘图 / 龚 焕

平面设计 /  S A N M O

版式设计 / 梁晔蓉

内容简介

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归类的：有“上班族”，有“白领”，有“雅皮”，还有最近正流行的“小资”与“另类”什么的。但也有个别人，你总是无法把他归入某一个群体中去——无论在哪儿，他都与周围的圈子格格不入。

本书的主人公狗子就是这样的一种人：

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他抛弃了“白领”生活；

他曾南下闯荡，但怎么看也不像个“打工族”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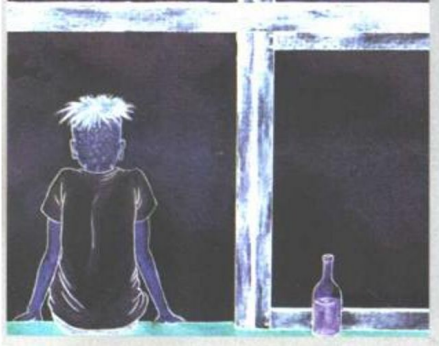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浪迹乡野，但也没混成个“行吟诗人”；

他的生活绝非检点，却一度拒绝女性

.....

书中讲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。这份极端丰富的体验既为某些人着迷一般地艳羡，也为某些人正义凛然地不齿。但谁都不能否认，这份体验因为需要超常的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，所以才显得格外的激动人心。

本书的题材与语言可以说远承王朔，近接石康，但在某些方面上又与他们截然不同——狗子相当的“彻底”，他是个生撕活剥的饕餮者，在酗酒、轻狂与暴食的当口“不小心”地咬断了自己的手指，并且混着血汁、啤酒，还有女人舌尖的唾液硬生生地吞了下去。



我，一个酒鬼，读过很多书，理想主义者，愤怒青年，爱写作，也爱女人，被人生意义折磨得脑子里一塌糊涂，因而为人处事无一定之规，忽而挥金如土忽而……

我在书桌前怀念酒桌，在酒桌前怀念书桌。当我喝高了，我对书桌的怀念会烟消云散；当我写高了呢？我很少写高过，一般写到稍高，弄出一两个彩儿，我就感觉够了，对得起自己了，该去喝酒了吧。

我的生活就是“从一个酒杯到另一个酒杯”（昆德拉语），就是“宴席连着宴席”（马雅可夫斯基语），偶尔写点“饭前随笔”（阿坚语），所挣的钱正好用在奔赴酒局的路费上。

本书电子版权由博库网站所有

www.Bookoo.com.cn

ISBN 7-5080-2335-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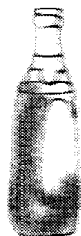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08 023359 >

ISBN 7-5080-2335-8/I·966

定价：1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1999, 北京游走故事	1
第二章	1991, 北京爱情故事	30
第三章	1992, 东北社教故事	63
第四章	1993, 北京爱情故事	80
第五章	1994, 深圳未遂爱情故事	129
第六章	1999, 北京郁闷之春没故事	182
第七章	2000, 去县里飞	220



第一章

1999，北京游走故事

—

我从二十七八岁开始酗酒。

那之前也喝，也大醉，但并非离不开酒。我记得二十五岁的那年冬天，我独自躲在一个朋友在虎坊桥的空房里写作，我印象中有时下楼买吃的，顺便带两瓶啤酒，我记得是北京白牌儿，好几天之后，竟然还剩一瓶。

现在，除了狂醉（十瓶以上）的次日我不想酒，其他时间最少每天两瓶。我大约一周狂醉一二次。

当然我只喝啤酒。原因是，啤酒可以“痛饮”。

我第一次醉酒是过十八岁生日。这个口气有点像庸俗的文学女青年在说：我第一次失身是在……

二

那天我们是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一楼。是个下午，5月28日，1984年。我喝了两升，那种塑料升，喝第二升时就有点困难，勉强喝完了，浑身难受，那时我还不会抠嗓子眼，但身体的本能就是想上厕所，我跑到饭庄东侧邮局旁边的公共厕所，很惬意地撒了泡尿，难受也随着那泡屎被撒出去了。出了厕所，我感觉基本没事了。

之后，是去玉渊潭游泳还是到月坛北街弹吉他唱歌，我就忘了。或许是先游泳后唱歌。

那时候一升啤酒五毛六。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件事：我们这桌喝着喝着，忽然发现邻桌是熟人，是四十四中的几个小子。别小看这四十四中，它在我的青春中留下很多美好印象，并且它还是王朔的母校。

那几个小子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，外号“大舌头”，小学时老被我们欺负，现在就数他混得好。他是著名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。他没成节目主持人或许跟他的舌头有点关系。

三

我现在特别痛恨对别人的生理缺陷抱歧视态度的人。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么干的。所以我像反感“美好青春”这个说法一样反感“金色童年”。人生真是“苦海无涯”

啊。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谁都别想落好。但人生又遵循着某些公平原则，谁能说大舌头今日之辉煌不正是对他凄惨童年的补偿呢？

再看看当年欺负他的那几个小子，我就不用说了，惨。还有一个叫杨红兵的小子，是小学我们班的文艺委员，颇有表演天份，当年以模仿大舌头说话而名扬全班。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男生将平时的说话全改为大舌头，边说边乐，并且时常能赢得女生们一阵阵的笑声。不要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有同情心，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女生当年站出来制止这场羞辱，她们只是以欢笑的方式助纣为虐。“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”这一现象，从小到大，从来就没有有效的制止方法。

终于有一天大舌头忍无可忍。在某个课间，一腔愤怒对准了始作俑者杨红兵，先是报以老拳（大舌头身材魁梧，杨则偏瘦），无奈杨红兵身手敏捷，笑叫着东躲西藏，满教室乱窜，大舌头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于是大舌头情急中抄起把椅子便掷了过去……没砸着杨红兵，却把玻璃黑板砸了道大裂缝！

这件事的结局是：大舌头这一不堪凌辱的义举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（是否赔了钱我不记得了），并在班会上念了检查。而杨红兵只受到口头提醒，没事儿。

多么不公平的世界！

但似乎又很公平。后来的杨红兵是那么不走运。例一：考初中、高中杨红兵都是差半分至几分而没上成理想学校。例二：高考时杨红兵认准了电影学院导演系，但初

试就被刷了下来，第二年第三年他分别报考了中戏导演系和广播学院导演系，均不中。结果，等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的时候，杨红兵灰溜溜落脚于人大一分校，学了个什么企业管理。例三：有一次令人心痛的婚姻……

现在的杨红兵混得还算可以，外企的高级白领，至少小款，或许这也是对他当年在艺术殿堂前碰得鼻青脸肿的一种补偿？他要是当了导演，肯定就是最惨的那种，比如一根筋认准了艺术电影，高不成低不就，除了大骂好莱坞什么本事也没有，搞不好堕落为一个白酒主义者也未可知。

四

回到我的十八岁生日，我们跟四十四中那几个小子不知怎的就坐到了一起，而且聊得火热。我怀疑我是不是又向人家约稿了？当时我们正在办一本叫《蔚蓝花》的文学刊物，油印或复印。我们时常打着这个旗号到各校认识女孩、盘道、发展哥们儿。

四十四中那帮人中有一个叫李泉的哥们儿，跟我们最聊得来。他也喜欢文学，酷爱探讨人生，正合我们胃口。后来只留下李泉跟我们聊，大舌头等人对人生、文学、哥们儿、妞等似乎不感兴趣，先走了。

我们聊着聊着没酒也没菜了，那就干聊。那年头常干聊，就着酒菜简直太奢侈了，大家根本没那个愿望，不像现在，没了酒菜都说不出话来，以至有时完全颠倒为只是

喝酒吃菜。聊？没的聊啦！

这时李泉说去上趟厕所。没多大工夫，他气喘吁吁回来了，满头是汗，没容大伙发问，从怀里掏出五块钱！他说了一些充满哥们儿义气的大话，好像有“寿星”什么的，那番话充满了成人味和痞味，加之他是跑步回四十四取的，大约来回也有个四百米吧，外加上楼下楼，其言其行令在座者无比感动（关键是我们跟他在此之前并不很熟），因而也令我至今不忘他那一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所谓侠肝义胆也不过如此吧。那时的五块钱对于我们绝对是个大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一个月的午餐费就是五块。

于是又要酒和菜，于是我就是再难受也要把那第二升啤酒喝完，于是此后李泉成了我们的好哥们儿。

五

从1984到1999，十五年。

这之间的时间算是青春吧。

对这十五年，我心中似是一个大空洞。我不知怎么面对它，我不知我此刻的感觉是否叫做“欲哭无泪”，我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十五年的青春，比如残酷、悲惨、幸福、无聊……都不对，我没词。

这是一个让人面对起来似乎是奇异的东西，这是你亲身度过的东西，这是你（十五年的你）！可你却不知道这是什么！

回避它吗？绕过它吗？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。

然而对我而言，我只能选择“面对它”，谁让它时不时蹦出来面对我呢？

当然，你也可以说我是“闲得没事”。

六

最近两年，我先后供职于数家报刊，它们是：《中国企业报》、《音乐生活报》、《世界体育周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影视娱乐周刊》、《追求》杂志。

我现在无业。

我离开这些报刊的原因，除了我“生性懒惰、不爱工作”这一老毛病外，再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实在让人提不起情绪。

当然，为了谋生，我也为报刊写一些随笔。

前一阵，一个报社的朋友狂催我为他们的报纸写稿，当时我身上还有俩钱，懒得写，但禁不住他狂催，我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——《一个垃圾制造者的独白》，稿件寄过去，石沉大海，这位朋友也不催了。兹录如下：

我，编辑，报人，文化垃圾的制造者。

我正当壮年，干这行已有十年。我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。一开始，我生产的东西总是不合格，我写的文章一般在一审就被枪毙，为此，我痛苦过也彷徨过，我换过若干家报纸、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，并

曾一度失业，我怀疑我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。

我曾试过干体力活儿养活自己，甚至想过我干脆捡破烂儿去得了，当个“破烂儿王”也蛮不错的嘛！

但事实证明，我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社会。一方面，体力活儿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；另一方面，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一眼看穿了我，不认我。

最要命的是，我高估了我内心的纯洁。我曾以为我内心纯洁的力量相当大，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也曾捂着脸嘟囔出“我本纯洁”这样的酸词儿，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举个例子，我很好色，为了这一“好”，我有时就不得不放弃纯洁，古希腊最刀枪不入的一位神还有脚后跟上的弱点呢，何况我辈？

我想我倒不是在自我开脱，也不是说我就认输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本就不纯洁，或者说，我的纯洁与我的邪恶是搅和在一块堆儿的，我要想斩断邪恶就必定连纯洁一块儿斩断，也就是将我这个人消灭，这我做不到，我从没想过自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此生即使做不到彻底纯洁，那么也争取让纯洁在与邪恶的搏斗中多赢两局，万一能把邪恶斗垮了呢？

唉，话题有点扯远了，什么纯洁邪恶的，其实我现在已很少想这类问题了，真要说的话，我估摸现在在我内心里邪恶对纯洁的比分大约是七比四的样子；得承认，早些年我无业的时候，它们的比分曾经是四平，甚至是三比四，纯洁还曾稍稍领先过，这些年邪

恶追上来啦，而且已反超出很多。倘若人生就算十一分一局吧，别别别，还是十三分吧，多给我些机会。我多么希望二十一分一局呀，可我的岁数摆在这儿，我的机会明显没那么多了。

最终，我落脚于一家小报。小报与大报的区别在于：小报所生产的垃圾是新鲜的、不带包装的，是原汁原味的，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心知肚明，谁都不摆架子。而大报的产品则需要包装，需要各种添加剂，使之“看上去很美”，完全让人想不到那是垃圾。所谓包装和添加剂一般是这样的：比如拿出打世界大战的架式围剿某个贪污腐化的乡长；比如养几位一脑子圣贤书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教授来兼任技术员，从他们那神奇的试管中滴出几滴液体，垃圾便有了色香味，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；再有就是笼络一大批因大任在肩而长年皱着眉头的“名记”，这些人虽各怀绝技，但有一样是共同的，即：他们都是脚法细腻的擦边球专家。

小报就完全不用这么累。比如我吧，我一周上一天班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写，我只需去别的“垃圾场”（报刊及互联网）转转，弄点人家的产品，往我的版上一堆，得，一版眼花缭乱的“娱乐天地”就算齐活儿！

当然，我们也养了一批为我们小报工作的“业内人士”，这些人大多相貌奇形怪状，人品也高下不一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，即：文辞华美，文风统一是从醋

厂里吹来——酸，内容风花雪月爱恨离愁，光看文章有时猜不出作者是男是女，虽然他们统统都是林黛玉转世。

我一周剩下的时间用来制造生活垃圾。过程就是：吃吃喝喝然后拉拉撒撒。我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儿嘛儿香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胖子不少，没办法，我们这一行跟餐饮娱乐业是近亲，甚至可以说是相濡以沫。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消费者是同一的，比如在餐厅里某些食客会一边等着上菜一边阅读小报，还有，某些人不看小报就上不出厕所，上不出厕所必定影响食欲，倘若人民食欲不振，餐饮业则必定萎缩。

最后，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一行新出现的一种浪费现象（我也算老报人了，或说是老垃圾制造工——老工人，有些事得允许我看不惯），即：铜板纸印刷。说它浪费，是因为，铜板纸是不能作为手纸使用的，这么干，大大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使用价值，造价上去了，使用价值却降低了，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，比犯罪还犯罪！

好了，就到这儿，这就是我，文化垃圾的制造者兼造粪机，我也算精神物质双丰收啦！

七

现在，留给我的是这五家报刊的名片，此外，我身边